



“没有天生的强者。一个人，只有站在悬崖边时，才会真正地坚强起来。”这是日本作家武田麻弓在自传《抗争》卷首写的一段话。

2012年7月21日，房山这座以“龙的故乡”饮誉华夏的京郊一隅，遭受了5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的袭击，道路中断，房屋倒塌，景区损毁，游客被困……这些都成为房山人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2013年1月4日，元旦假期过后的第一天，我们驱车前往房山，去探望灾后重建中的“北京之源”。听说，那里的人们正在为筹备“民俗村里过大年”活动忙碌着……

早晨6点钟，天还没有亮，前一天晚上约好的出租车就已在楼下等候。

司机张金铨师傅恰巧是房山人，瘦高的个子，露出八齿的标准微笑。听说我们此行的采访目的，张师傅打开了话匣子。

谈起“7·21”大雨，张师傅记忆犹新。张师傅是房山区周口店人，他年过九旬的父母住在房山区王家磨村。村子处于拒马河的分流处，大雨当晚，水势十分凶猛，路上积水很深，路边几十年的大树都被大水冲倒了。“当时村干部组织全村百姓紧急撤离，想到年迈的父母，我跟我爱人就急坏了！”张师傅双眉紧皱地说道。由于路上情况危险，亲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去。“父母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好使。村里的干部眼看敲门没反应，翻墙进去把他们给背了出来！”张师傅满怀感激地说。

车窗外，除了车灯，路灯是唯一的光源，整个北京城还在睡梦中。路上车不多，车子开起来很顺畅。

7点钟，车子下了高速来到房山老县城。这会几天刚蒙蒙亮，这座小城刚从睡梦中醒来。

老县城的早晨很安静，安静的让人觉得似乎“7·21”的那场大雨已经离这里的人们很远。没有水泄不通的车流，没有不耐烦的鸣笛，没有匆匆的脚步……老县城的楼房并不高，路两边还有一些积雪没有融化。马路上，一位父亲正骑着自行车带孩子上学；人行横道的一端，一位老大爷正提着菜篮子等待过马路……

突然，张师傅把车停在路边。“出了老县城再往前走，就没有那么多卖吃的地儿了，我给大家下车买点早饭吧？”我们还没来得及推辞，他二话没说，推开车门，跑向了马路对面。

不一会儿，几兜热腾腾的包子、油条和豆浆就递到了我们面前。当我们要把钱给张师傅的时候，他着急地说：“大雨过后，通过媒体的报道，我们房山人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。你们这次采访房山，是为我们房山人做好事，再推辞就是瞧不起我！”拗不过张师傅，众人笑着接受了他的美意。

走进房山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楼，旅游委主任冀显江一见到我们就热情地介绍说：“旅游业是房山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，在‘7·21’大雨中直接经济损失即达7.8亿元，目前已恢复了八成。在去年国庆期间，房山旅游收入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较往年有所增加。”

“十渡是房山旅游的重点，也是灾后重建的典型，我建议你们去那里看看。”冀显

江补充道。再次乘车离开老县城，远处连绵的山峰映入眼帘，渐行渐近……车子投入了大山的怀抱。

冬天的山，没有了绿叶的陪伴，比不上夏天的秀美，但别有一番明朗与开阔的韵味。抬头仰望，似乎天空也更蓝了一些。

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前行，云居寺、仙栖洞……在车窗外一一闪过，目的地十渡就在前方。

二

“拒马河，靠山坡，曲曲弯弯绕山过……”这是房山十渡的老人小孩儿都会吟唱的一首诗歌。

十渡位于北京房山区拒马河上游，关于它的名字有很多传说。有人说，古代的拒马河水势很大，河上不能架桥，每拐一个大弯进一个村庄就有一个渡口，总共有十个，“十渡”便因此而得名。

穿过一个个渡口桥，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十渡镇政府。副镇长魏然搓了搓手，热情地上前与我们握手，把我们引进屋。

眼前这位年轻的“80后”干部，是2011年6月份调到十渡工作的。家住丰台区的魏然每天要开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十渡上班。谈到2012年7月21日的那场大雨，魏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遭遇大雨，我们很不幸，但也有幸。不幸的是，十渡在这场大雨中经受了很大磨难；幸运的是，经历磨难后的我们和十渡一起变得更加坚强、更加成熟。”说到这里，魏然停顿了一下，向窗外望去。窗外，是十渡亿年来岿然不动的大山。

2012年8月，魏然接手十渡镇的旅游工作。谈到十渡的旅游，他说灾难过后的十渡不能再走以前“向门票要收入”的老路了。“十渡的旅游要想发展，还是要靠集约和规划，走高端旅游的路线。”魏然说。

关于十渡灾后旅游业的恢复与重建，魏



十渡美景

房山灾后依然美丽

孔晓宁 严冰 王淑凤 庞晟



灾后重建

然说：“在十渡旅游项目的规划中，我们会避开山洪、泥石流的多发区，旅游景点还会建起紧急避难场所。”

说到这里，魏然兴奋地拿起十渡的旅游规划图给我们看。郁郁葱葱的大山脚下，拒马河静静地流淌着，白色的风车随风而动。“以后这儿要建一个婚纱摄影基地，这里要建一个蜜月基地，那边‘华北第一漂’，也是我们要重点打造的项目……”魏然指着规划图介绍说。

“铃铃铃”，办公室的电话响了。“灾后重建的一批项目，上边今天要来验收。”魏然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就不陪大家了，一会儿让我们镇旅游处的李倩陪你们走走。”

不一会儿，李倩敲门进了屋，热情地与

我们打招呼。跟着她，我们离开了十渡镇政府，向景区走去。

三

今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，一大片河流大都结了厚厚实实的一层冰。但十渡的拒马河却仍在山涧流淌着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点点波光。十渡素有“青山野渡、百里画廊”的美誉，被人们称为“北方小桂林”。清代乾隆皇帝七游十渡，曾在此留下“遥源何处是，重垒缢云岚”的佳句。

“初春杨柳吐翠，绿染河川；盛夏峰峦叠嶂，碧水如云；深秋柿坠枝头，红叶似锦；寒冬冰河如镜，峰岭披银。”这段话诠释了十渡如诗如画的四季美景。

每年，十渡美景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。“游客来我们十渡，主要是冲着玩儿水来的，拒马河漂流、乘坐竹筏

……这些都是十渡有名的水上项目。”李倩说。

“由于‘7·21’大雨，整个十渡的水上项目都在暂停修整，估计明年‘五一’之前就能与游客见面了。”李倩一边说着一边带我们走进拒马乐园。

入冬以来，拒马乐园已暂停营业。院内厚厚的积雪还没有融化，上面零星地有一些脚印。“那场大雨过后，这个院子里的淤泥得有半米深。”李倩说。

不远处，几辆红色的缆车静静地悬在半空中。顺着这些缆车看去，从半山腰探出的那几个高高的跳台，就是享有“十渡蹦极，天下第一”美誉的国内首家蹦极跳台，每年则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体验那种极度的刺激。蹦极跳台下，拒马河水缓缓地流过。除了蹦极以外，峡谷飞人、攀岩、小竹排……都是拒马乐园的娱乐项目。

“夏天，在拒马河里乘上竹筏，撑起竹篙，轻轻地往岸边一点，或是坐在竹筏的小竹椅上小憩，整个人仿佛都融入了大自然

家的招牌菜。”魏书记介绍说。

为迎接蛇年新春，十渡还将在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五推出“民俗村里过大年”活动。“欢迎广大游客到我们十渡民俗院里过新年，跟我们一起点灯笼、写春联、剪窗花、放鞭炮……”魏书记兴致勃勃地介绍说。

四

远处传来机器作业的声音。被“7·21”大雨冲毁的老八渡桥旧址上，两辆黄色的吊车正在有条不紊地调运着钢筋，十几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儿。

“以前的老八渡桥，桥面十分狭窄，旅游旺季的时候，桥上基本成了停车场。而且桥面很低，水势稍大一些，河水就能没过。”李倩指着工地上的另一座桥，“那是新八渡桥，是前些年为缓解老八渡桥的交通建的。”

新八渡桥上，过往的车辆穿梭于此。说到房山的灾后重建，李倩说，在十渡镇栗元厂村的重建中，有一个故事一直感动着她。

栗元厂村是十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，在“7·21”大雨中受灾比较严重。村上唯一的一家低保户，是祖孙三代人。家里的老太太已有94岁，她的儿子患有糖尿病，儿媳的智力有些问题。老太太还有两个正在念书的孙女。这家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，每逢雨季，都会漏雨。种地和当护林员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，每个月平均只有1000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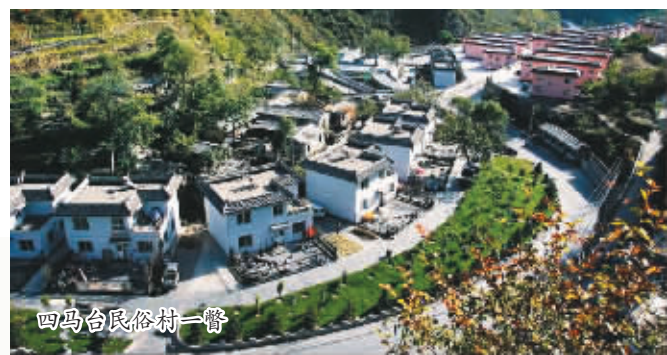
十渡镇党委书记刘金得知老人家的生活困难后，自掏腰包拿出1万元钱给老人家，还认了老太太的两个孙女做“干闺女”。“无论以后念中学、大学、研究生，只要能上，我都供。”刘书记说。

每次上山，刘书记都会给老人家送去吃的用的，还会为两个干闺女带些学习用品。买这些东西的发票，刘书记都会留着。他说：“公家给的补贴是公家的。慰问这家老小是我自己的‘责任’，我不想用公家的钱，留着这些发票做个证。”

李倩说，“这件事刘书记很少对别人说起，也不愿让我们提”。

据了解，“7·21”大雨过后，房山区像栗元厂村一样遭到破坏的，共有118个社区、430个村庄。全区80万人受灾，9万间房屋受损，1.34万间房屋倒塌，直接经济损失达88亿元。另外，区内21个乡镇、181个村、208眼水源井被损毁，134眼水源井不同程度受到污染。

为保障受灾居民有房住，有水喝，政府各部门加快了各项救灾举措的实施。截至2012年8月6日，房山区16个乡镇的5731



四马台民俗村一瞥

间居民安置房全部建成，181个受灾村的群众都喝上了放心水。

“7·21”暴雨中，房山区农业、农村直接经济损失近20亿元。灾后，房山区选派粮食、蔬菜、农机、植保等行业专家，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生产恢复技术指导。同时，调拨3000吨储备化肥、1.8万吨有机肥、1万袋蔬菜籽种及500箱农药等，帮助受灾地区恢复农业生产。

我们跟李倩一边聊着一边往回走。司机张师傅正在十渡镇政府的院子里等我们。

跟大家告别后，车子缓缓驶出十渡。我们几个人在车上闲聊着。张师傅开心地告诉我们，一次朋友请他去做婚礼主持，大家都夸他主持得好。“我想改行做婚庆，不图别的，就为一乐儿呵，赚的钱比开半天出租车多点儿就行……”

车子又在盘山道上行驶着，一座座大山在窗外掠过。耳旁不时地响起张师傅爽朗的笑声……

2013年新年伊始，房山阳光明媚，美丽依旧。



蹦极



仙栖洞



石花洞